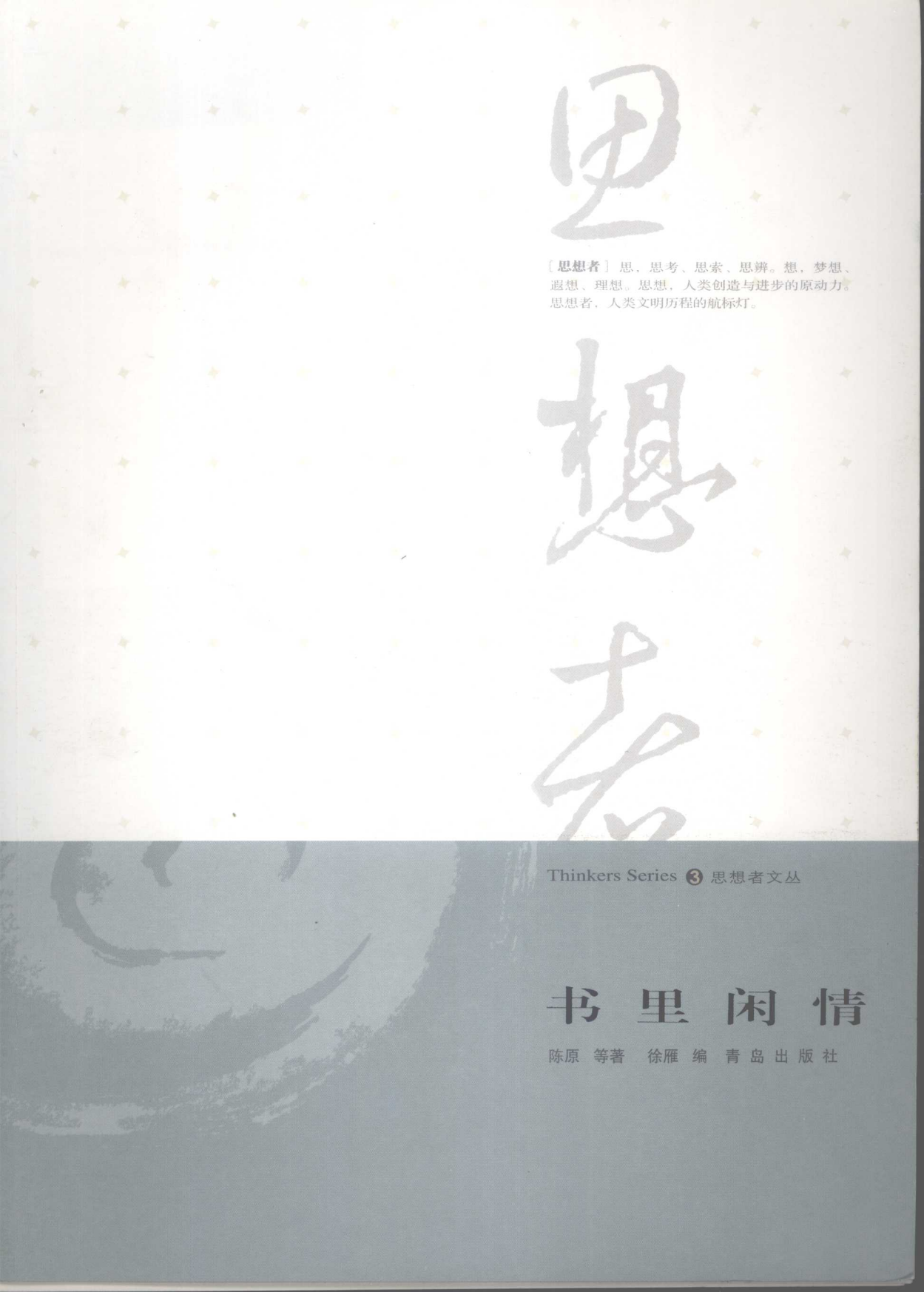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思

〔思想者〕思，思考、思索、思辨。想，梦想、遐想、理想。思想，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。思想者，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。

想者

Thinkers Series ③ 思想者文丛

书里闲情

陈原 等著 徐雁 编 青岛出版社

思想者

陈原等 著 徐雁 编 | 书里闲情

流沙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里闲情 / 陈原等著; 徐雁编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07.1

(思想者文丛)

ISBN 978-7-5436-3989-8

I. ①思... II. ①陈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8991 号

书 名 书里闲情 (思想者文丛)

著 者 陈 原 等

编 者 徐 雁

扉页题签 流沙河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611-8664 传真 (0532) 85814750

责任编辑 刘 咏 E-mail: qdliuyong@126.com

责任校对 何 俊

审 校 周晓方

装帧设计 若 谷

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

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 (710mm × 1000mm)

印 张 11

字 数 160 千

印 数 1~4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3989-8

定 价 19.80 元

盗版举报电话: (0532)8581492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。

地址: 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: 266032 电话: 0532-82773478

思想者

Thinkers Series

《两种境界》

《岁月回响》

《书里闲情》

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，但纵使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着人生的履迹，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。在“思想”着的渺远时空，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。这既是一种体验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，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，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升华。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，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、欢喜与寂寥、感恩与悲欣。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，更由于他们目光的清明和犀利，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。



策划：青岛日报报业集团“良友书坊”
营盘兄弟文化（青岛）有限责任公司
网址：www.liangyoubooks.com

编者的话

一个人若被说成没有“思想”恐怕是件难过的事，但若被说成有“思想”恐怕也未必欣喜——如果你真有“思想”。晚年的孙犁曾就“思想”说过自己的感悟，大意是：现在的人别想去创造什么新思想了，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被古人说尽了，现在的人能把古人的思想融会贯通就很不错了。芸斋老人的话当时读来曾给我们很大的刺激，这刺激里也便有了颇多的不以为然。十多年过去，现在却越来越体会到孙犁所言的智慧。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等等，古人的思想里还有什么被遗漏的角落呢。君不见如今的电视讲坛上吸引文化“粉丝”的仍是品“古人”道“论语”吗？

不过，尽管古人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无所不包的“思想”，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享受古人思想的同时，仍有“思想”的追求所在：其一是我们本身的存在，一个人怎能没有“思想”呢，所思故所在，同样，存在也就有了思想；其二是我们的阅读所得，就像《从文自传》里那个成长的少年，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，也在读着一本社会的大书。在阅读和思想中，也便走过了人生的四季。

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，但纵使是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人生的履迹，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。在“思想”着的渺远时空，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。这既是一种检视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，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，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完成。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，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、欢喜与寂寥、感恩与悲欣……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，更由于他们目光

的清明和犀利，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。

这样说来，你和我也就可以鼓足勇气说——我们都是一个思想者。因“思想”自然就是“思想者”。反之，因是一个“思想者”，自然也就有了“思想”。“思想者”并非高不可攀，也并非仅是“沉重”的代名词，就像罗丹的那尊思想的青铜雕像，仿佛要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和人生的拷问。倒是罗丹的另一件体量小得多的大理石头像《沉思》，那个纯净而带着忧郁的姑娘更适合凡世的人间烟火。生命本身没有轻重贵贱之分，每一个生命都有着造物主的神迹，大凡只需安享生命的自然安排就可以从容度日，然而个体生命不同出处和人生际遇，却不能让所有的生命在同一个出口简单直行，而只能行走各自的路途。在这路途之中，有世俗的安稳造就的平淡生活，每每能够于暗处放出蚌壳里的珍珠的光辉，是民间最为妥切的真的气息，传达着平常亲近的喜悦；有狞厉的烽火人生燃起的青烟，在记忆的深处缭绕不绝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望，心灵与心灵的牵绊，人生苦难与俗世生活的水滴石穿。

因为这样的思想，生命被高贵照亮，从而有了光润晶莹的质地，有了金石相撞的声响，有了沉郁跌宕的重量。繁华尽头的荒凉与苍茫，艰难人世的无限与隐忍，都有了解释。

所思所想，所读所感，往事与记忆，人生与现实，也就是我们编选《思想者》文丛的缘由，也便有了《岁月回响》、《两种境界》和《书里闲情》。《岁月回响》重在人生记忆，更多的是沧桑看云的淡泊，历尽风霜的从容；《两种境界》重在人生的感悟，精神的向往，更多的是人在现实中的生命感受；而《书里闲情》呈现的更多的是“悦读”的梦境，“悦读”不仅仅是生活的点缀，更是“思想者”的日常功课。

编者

思想者

- [001] 我爱读书 / 陈 原
- [004] 读书的回忆 / 陈从周
- [008] 一个读书的故事 / 亮 轩
- [017] 童年读书 / 莫 言
- [022] 祖父的书柜 / 恽寒邨
- [024] 书祭：童年故事 / 张建星
- [030] 母亲，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/ 梁晓声
- [036] 为了一本书 / 朱 鸿
- [039] 大写的“人”字 / 张抗抗
- [044] 无书的日子 / 冯骥才
- [047] 借书旧忆 / 洪 声
-
- [050] 我的书房史 / 萧 乾
- [054] 闲坐小窗读万卷 / 周 明
- [057] 书墙·书架·书橱 / 隐 地
- [061] 我的书和书房 / 葛剑雄
- [067] 线装书之忆 / 王稼句
- [069] 读“黑书” / 解玺璋
- [072] 最是从容读书时 / 张宏生
- [078] 人生自是有书痴 / 罗 瑛

思想录

- [085] 书房的美感 / 聂光炎
- [089] 时有入帘新燕子 / 陈铭礞
- [093] 中产之家要书房做什么? / 殷智贤
- [098] 房产商为何要设计一个书房 / 李业成

- [100] 书祭 / 舒婷
- [103] 我陪唐湜去“窃”书 / 沈克成
- [107] 访书 / 韦泱
- [110] 淘旧书 / 薛原
- [113] 书贾之风 / 吴元栋
- [116] 在北京淘旧书 / 潘国彦
- [119] 封面上的书卷气 / 徐鲁
- [123] 当年的装帧和插图 / 司葆华
- [125] 阅读 / 南帆
- [129] 读书难 / 许家石

- [133] 书的雅读与俗读 / 文船山
- [135] 闲话读书 / 王鼎钧
- [139]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“读书” / 陈平原

思考

- [148] 梦里简书香 / 柳无忌
- [152] 文学好书的香味 / 徐雁
- [158] 女子看书 / 林华
- [163] 在“悦读”中享受人生 / 曾祥芹

我爱读书

陈 原

我小时候不太爱活动，惟一的爱好是读书。这习惯不好，既要爱读书，又要去搞活动，这才是现代人。

进中学前，我就读过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。最喜欢读的是《水浒传》，读过好几遍，我喜欢那些被迫上梁山的英雄好汉。另外，孙悟空和孔明我也很喜欢。《红楼梦》却读不下去，那么多公子少爷小姐丫鬟打情骂俏，我不耐烦（这部书自然是一部好书，不过我是在进入社会以后才读完的）。此外又看了不少武侠小说，什么《七侠五义》啦，什么《江湖奇侠传》啦，都看；可没有迷到要上山学道，因为明知那是假的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里之外取人首级的事。侦探小说我也爱看，福尔摩斯、亚森罗苹，我都熟悉，读了那么些，长大了既没有变成大盗，也没有做侦探。

上了初中，遇到一个思想进步的国文老师（“国文”现在叫“语文”），给我们讲五四以后的新文学，随着他的指点，饥不择食地读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，满脑子都是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蒋光慈、张恨水……不管他是“左派”、“中派”、“右派”。幻想将来做个文学家，于是练习写小文章投稿，最初的习作是把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的民间故事写出来，居然有几篇登在大

报副刊上，很高兴，就继续写，这样，更感到非多读书不可了。

我上的高中理科，本来是大学的预科，因为当时教育制度改变，不设预科了，预科两年改成高中三年。功课很轻松，大致每天只有半天课，下半天自由活动（现在才知道，这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教育方法：主张发挥学生专长的“通才教育”）。每天下午，爱体育的就去打球、骑马、击剑，爱生物学的就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，我则躲进大学图书馆去啃书本——差点变做一个书呆子。那三年我读了很多书，中文书、外文书，文学作品、社会科学和科普作品，读得懂的读下去，读不懂的放到一边去。很多基础知识，都是那三年自学得到的。我后来写过一部书，书名是《书林漫步》，那时可真是在书林里漫步呢。

我上大学念的是工科，因为自小养成读书习惯，故在课外读了一些专业书，而且往往是当时最前沿的新科学，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建筑声学、弹性力学之类。不过那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我的读书时间大大减少了，得参加救亡运动、学生运动，还有我爱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（就是文字改革运动）和世界语运动——所有形形色色的运动，其实汇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。这时我读的多半是“大书”，即社会生活这部大书。抗日战争一打响，我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了，读大书的机会更多了。

建国前十多年我的职业是编辑，所以还是有不少机会读书；又因为有了读书的习惯，一天不看几页书，简直不能入睡。建国后多半做行政工作，政治运动多，开会多，谈话多，只能在半夜三更人人都睡了的时候读书，但我还是征服了睡魔，每天晚上非读书不可。这样我才能赶上时代的脚步，才不致被时代所抛弃。

人说，书读得越多越蠢。这话有一点点道理，凡是变成书呆子的真是个蠢人。不过如果不读书，那就肯定变得更像一头蠢猪。如果一个人既孜孜不倦地经常地读书，有字的书，同时又有意识地认真去读社会生活这部

无字的“大书”，他一定会变得很聪明的。我很笨，又懒，所以悟性低，觉悟迟，现在垂垂老矣，还不想被时代所抛弃，只好照样天天读书，参照社会那部大书来读，免得变成一个落伍者。

古语说，“开卷有益”，现代人说读书无禁区。在一定的意义上说，书本是知识的源泉——知识来源于实践，这无疑是正确的，但是书本往往记录了前人或当代人经过实践得来的知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书是知识的源泉。如果所有知识都要自己实践过才算数，那就不能活了。比方“吸毒”这个概念，只须从书本里知道就行，绝对不可真的去吸毒，难道真的吸毒才知道什么是毒品吗？

要做一个现代人，需要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，所以不要为读书设置“禁区”。至于社会公认的坏书，那不是书，那只是一堆垃圾，应当扫清的。有的书是要认真读的，一字一句地读，边读还得边思考；有的书只须浏览就行。知识多了，自然能分辨哪些该细读、精读，哪些书只要随便翻翻。这样，就不怕没有足够的时间了。况且时间是节约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，懒懒散散，一天就过去了，时间就溜走了。

读书的回忆

陈从周

我是五岁破蒙，读的是私塾，又名蒙馆，人数不过七八人，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，中午后习字，隔三天要学造句。没有暑假、寒假、星期天，只有节日是休息的，到年终要背年书，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。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，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，真是一丝不苟。

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我八岁丧父，母亲对我这个幼子，既尽慈母爱子之心，又兼负起父责，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，清晨临帖练习书法，寒暑不辍。

我对老姑夫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，插入三年级，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，却是老姑夫打下的。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。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于他，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，星期天加一篇作文，洋学堂外加半私塾。

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千家诗》，至今篇篇都很熟悉，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。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，但我都背出来，等以后再理

解。比如《幼学琼林》这本书，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夫亲授的，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、历史、地理常识等。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，但总觉得音节很美，上口容易，我就天天背诵，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。想不到就是这本《幼学琼林》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。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，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。

少年时的博闻强记，是增加、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。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，有门联、厅堂联、书房联、字屏及匾额。写的都是名句、格言等，朝夕相对，自然成诵。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。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，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。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，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，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，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，做点小考证。初中时，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，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，开始投稿，赢得老师的好评，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。

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，大多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，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，有古文、语体文。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，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、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。语体文有梁启超的、鲁迅的、胡适的、陈衡哲的、朱自清的、徐志摩的。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的缩影。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，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。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，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，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。例如《礼记·礼连篇》中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梁启超的《志未酬》中的“但有勤奋不有止，言志未酬便无志”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这两篇文章学了后，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，父子之情的伟大。还有名人传记，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。而那些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，读起来比今天的“流行歌曲”不知要感人多少倍。那时的老师讲得透，学生背得熟，一辈子受

用无穷。

以后在大学学习,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,也考不上高分。

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,应该说是好现象。然而对祖国的语文,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。我曾向有关方面反映过,考研究生,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。不论哪种专业,大学一年级都是要读语文的,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,亦就是说,怀才无口,终等于零。如今电脑发展了,但不能使人脑退化。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使用很方便,资料复印固然好,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。学语文,名篇不背,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?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。尤其是中小学生,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,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。

梅兰芳、马连良等表演艺术家所以能不用扩音器就取得极佳的表演效果,正是由于艺术大师们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,这是那些手握麦克风的歌星们所无法比拟的。

如今,有的教师一上讲台,有些像作大报告,照脚本宣读,学生听听也就罢了。个别教师对教材尚未心领神会,讲起来当然就干巴巴了。说实话,做老师的如果不下苦功,不花点力气去研究、熟悉课文,怎么教得好学生呢?我真佩服我们前辈的老师们,他们在十年寒窗中下了多大的苦功啊!

也许我调查得不够全面,有些语文教师不讲繁体字,不辨平仄声,不知音脚,一教韵文,但解文字,不知音节。个别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也还存在这些现象,中小学语文教师就更不用说了。中国的文字,有形、有义、有声,是世界上特殊而俊秀的一种文字,做老师的应该理解它。我是理工科教师,不少日本的大学教师到中国来进修时带了汉诗,这些汉诗当然都是与建筑有关的,他们请教于我,如果我一无所知,怎么办呢?“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”倘能边教边学,还算是好的,最怕的是说一声:“嗨,

这是些老东西，封建的东西，落后的东西，淘汰的东西，不现代化了，过时了”，把祖国的文化拒之于门外。

中国的文章重“气”，这是与旧书、建筑、园林、戏剧、医学等一样的。因此文章要朗诵，要背，得其气势。谚语说得好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吟”，这里说的是重在“熟读”两字。学语文，不读不背不理解，要想做好文章，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，也如缘木求鱼。我国的著名文学家，可说全不是从语法学习中得到高水平的创作而成名的。语法不是不要学，学是为了检查自己的文章造句合乎语法规律否，但不能靠语法来写文章。恕我今天讲句很不礼貌的话，很多语法老师，语法是专家，可是写起文章来也许不能令人满意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明理人自然知之。

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，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，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！白话文不等于白话，口语代替不了文章，学语法不是学作文的惟一方法，熟读描写辞典，写出来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。工具书是重要的，但不是惟一的书籍。读书没有捷径，最愚蠢的方法却带来最聪明的结果，事物就是这样在转化。

我是文科出身，自学改了行，做了三十多年建筑系教师。在中学教过语文、史地、图书、生物等，在大专学校教过美术史、教育史、美学、诗选等。在建筑系我教过建筑设计初步、图书、营造法、造园学、建筑史、园林理论等，并且还涉及到考古、昆曲、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，可算是个杂家了。1949年以前，我是为生活所迫，有课就得教，要教就得准备，不然如何面对学生？辛苦当然是辛苦的，然而这又迫使人拼命干，尤其对青年人来说，好处太多了。现在有些青年教师要开一堂新课，什么先进修、参观啦，花样太多了。温室培养不出鲜花，游击战士有时比正规军事学校的专业生善于作战，艰苦的环境更能锻炼出人才。多方面的知识是会有助于专业学术水平提高的。